

浙江文叢

全芳備祖

〔第四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全芳備祖

〔第四冊〕

〔宋〕陳景沂編輯
程傑 祝穆訂正
王三毛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天台陳先生類編花果卉木全芳備祖卷之十六 後集

江淮肥遯愚一子陳景沂編輯
建安祝穆訂正

竹

事實祖

碎錄

竹曰青士。樊宗師記

揚州厥貢筱簜。荊州厥貢，惟篋簞^{〔一〕}。《禹貢》

瞻彼淇澳，綠竹猗猗。衛詩

仲冬取竹箭。箭，矢竹也。《說文》

如竹箭之有筠，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。《禮記》

渭川千畝竹，其人與千戶侯等。《史記》

東南之美，有會稽之竹箭焉。《爾雅》

少室之山有大竹，堪爲釜甌。《孝經河圖》

秦地有鄠杜竹林^{〔二〕}、南山檀栢，號陸海焉。《漢書》

江寧縣慈姆山生簫管竹。《丹陽記》

竹生花，其年便枯。竹六十年一易根，必結實而枯死，實落土復生。《山海經》

種竹者用辰日，山谷所謂『竹須辰日斫，筍看上番成』是也。又用臘月，杜陵所謂『東林竹

影薄，臘月更須栽』是也。又用五月十三日，古人謂之竹醉日，栽竹多盛茂。然又有不拘此者。

晏元獻詩云：『萋萋渭侯族，蕭蕭塵外姿。如能善封植，何必醉中移。』《藝苑雌黃》^{〔三〕}

竹有雌雄^{〔四〕}，雌者多筍。自根而上至梢，一節發者爲雄，二節發者爲雌。《仇池墨記》

紀要

昔黃帝命伶倫爲律，伶倫自大夏之西、沅淪之陰，取竹于嶰谷，兩節間長六寸九分，而吹之，以爲黃鍾之宮，律之本也。《呂氏春秋》

黃帝時，鳳凰棲梧桐，食竹實。《外傳》

舜南巡不返，葬於梧丘之野。堯二女娥皇、女英追之不及，至洞庭之山，淚下染竹，即生

斑。妃死爲湘水神。《博物志》

《尚書》，伏生以竹簡書之。《書》序

殺青者，用青竹簡書也。劉向《別錄》

漢武帝發卒塞瓠子河，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，而下淇園之竹。《漢書》

蔡邕避難江南，宿于柯亭。柯亭有觀，以竹爲椽，邕仰而視，曰：『良材也。』取以爲笛，音聲絕卓。本傳

費長房隨壺公入山，以竹杖與騎。至家，長房以杖投葛陂中，化龍而去。本傳

晉武帝平吳^{〔五〕}之後，納孫皓宮人，并寵之。莫知所適，乘羊車，任其所之，所至宴寢。宮人乃以竹葉插戶，以鹽水灑地，而引帝車。晉史

王子猷時，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，欲觀之，便造竹下，諷嘯良久。主人出迎，不顧而去。嘗借居空宅中，便令栽竹。或問之，但嘯詠指竹曰：『何可一日無此君？』史

宋袁粲爲丹陽尹，郡南一家頗有竹石，粲率爾步往，不通主人，直造竹所嘯詠。主人出迎笑款，車騎儀從至，方知是袁尹。史

蔣詡舍種竹，下開三徑，有羊仲、裘仲之徒與之遊。《三輔錄》

嵇康所與交者阮籍、山濤、向秀、劉伶、阮咸、王戎，爲竹林之遊，世稱竹林七賢。史

明皇遊後苑，有竹叢，密筍不出外，顧諸王曰：『父子兄弟相親，當如此竹。』因號義竹。《遺事》

李白與孔巢父、韓準、裴政、張叔祖、陶沔居徂徠山，日沉飲，號竹溪六逸。史

王維別墅在輞川，地奇勝，有竹裏館。本傳

李衛公言，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，才長數尺。其寺綱維，每日報竹平安。《雜俎》

羅公遠引明皇遊月宮，擲一枝竹於空中爲橋，色如白金，行數里，至一大城闕，曰：『此月宮也。』《雜錄》

潤州甘露寺僧某者，李德裕以方竹杖留贈。此竹出大宛^{〔六〕}國，堅實周正，節根四面對出。公再鎮浙右，問僧曰：『竹杖無恙否？』曰：『已規圓而漆之矣。』《叢談》

党項剽掠，詔鳳翔李業、河東李拭合節度兵討之，宰相白敏中爲都統。帝出近苑，取竹一箇，植舍外，遠百步。帝囑矢曰：『党項歲暴我鄙，今我約射竹，中則彼當自亡，不中，我當索天下兵殄之，終不以此賊貽子孫憂。』左右注目。帝一發矢，竹分，矢徹外，左右呼萬歲。不閱月，党果敗。史

寇萊公貶死於雷，詔還葬洛陽。過公安，民皆迎祭，斬竹插地，以挂紙錢焚之。竹復生成林，邦人神之，號曰『相公竹』，因立廟祀之。劉貢父、王樂道爲文刻石，以紀其事。史

雜著

植物之中，有名曰竹。不剛不柔，非草非木。小異空實，大同節目。或茂沙水，或挺岩陸。條暢紛敷，青翠森肅。質雖冬蒨^{〔七〕}，性忌殊寒。九河鮮育，五嶺實繁。萌筍苞^{〔八〕}，籜，夏多冬

鮮。根幹將枯，花覆乃懸。筍必六十，復亦六十。鐘龍之美，爰自崑崙。員丘帝竹，一節爲船。巨細已聞，形名未開^{〔九〕}，桂實一族，同稱異源。籥尤勁薄，博矢之賢。篴任篙笛，體特堅圓。棘竹駢深，一叢爲林。根如椎^{〔一〇〕}，輪節若束針。亦曰筴竹，城固是任。篴筍既食，鬢髮則侵。單體虛長，各有所育。苦實稱名，甘亦無目。弓竹如藤，其節却曲。生多卧土，立則倚木。長幾百尋，狀若相續。質雖含文，須膏乃縹。厥族之中，蘇麻特奇。修幹平節，大葉繁枝。凌群獨秀，蓊茸紛披。簣簣射筒，簌簌桃枝。長爽纖葉，清肌薄皮。千百相軋，洪纖有差。相繇既戮，厥土維腥。三涇斯沮，尋竹乃生。物尤世遠，略狀傳名。般腸實中，與筴相類。於用寡宜，爲筍殊味。筋竹爲矛，稱利海表。槿仍其幹，刃^{〔一二〕}即其杪。生於日南，別名爲簣。百葉參差，生自南垂。傷人則死，醫莫能治。亦曰箒竹，厥毒若斯。彼之同異，余所未知。簣與由衙，厥體俱洪。圍或累尺，簣實衙空。南越之居，梁柱是供。竹之堪杖，莫尚於箒。礪礪不凡，狀若人工。豈必蜀壤，亦產餘邦。一曰扶老，名實繁同。籥簣二族，亦甚相似。杷髮苦竹，促節薄齒。束物性柔，殆同麻枲。蓋竹所生，大抵江東。上密防露，下疏來風。連畝接町，竦散岡潭。雞脰似篴，高而筍脆。稀葉梢杪，類記黃細。狗竹有毛，出諸東裔。物類詭異，於何不計。有竹象筍^{〔一二〕}，因以爲名。東甌諸郡，緣海所生。肌理勻淨，筠色潤貞。凡今之篴，匪茲不鳴。會稽之箭，東南之美。古人嘉之，因以命矢。籥簣載籍，貢名荆鄙。簣亦籥徒，概節而短。江漢之間，謂之箴竹^{〔一三〕}。根深耐寒，茂彼淇苑。簣篴蒼蒼，接畛連篴。性不卑植，必也岩岡。

逾矢稱大，出尋爲長。物各有用，帚之最良。又有族類，爰挺嶧陽。懸根百仞，疏幹風生。簫笙之選，有聲四方。質清氣亮，衆管莫伉。亦有海篠，生於島岑。節大盈尺，幹不滿尋。形枯若筍，色如黃金。徒爲一異，莫知所任。赤白二竹，還取其色。白薄而曲，赤厚而直。沅澧所生，餘方鮮植。肅肅箛篴，斐斐攢植。擢筍於秋，冬乃成竹。無大無小，千萬修直。簞膜內膏，繡文外赭^{〔一四〕}。竽箎誕節，內實外澤。作貢漁陽，以供輅策。浮竹亞節，虛軟厚肉。臨溪覆潦，棲雲蔭木。淇筍滋肥，可爲旨蓄。厥性異宜，各有所育。篴植于宛^{〔一五〕}，箎^{〔一六〕}生于蜀。細筱大簞，竹之通目。互名統體，譬牛與犢。人之所知，事生軌躅。赤縣之外，焉可詳錄。臆之筆之，匪邁伊矚。晉戴凱之《竹記》^{〔一七〕}

竹似賢，何哉？竹本固，固以樹德，君子見其本，則思善建不拔者。竹性直，直以立身，君子見其性，則思中立不倚者。竹心空，空以體道，君子見其心，則思應用虛受者。竹節貞，貞以立志，君子見其節，則思砥礪名行、夷險一致者。夫如是，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。貞元十九年春，居易以拔萃選及第，授校書郎，始于長安求假居處，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。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，見叢竹焉，枝葉殄瘁，無聲無色。詢于關氏之老，則曰：『此相國之手植者。』自相國捐館，他人假居於是，筐篋者斬焉，簞帚者刈焉，刑餘之材，長無尋焉，數無百焉。又有凡草木雜生其間，蓁薈茸蔚，有無竹之心焉。居易惜其經長者之手，而見賤俗人之目，剪棄若是，本性猶存，乃芟翳薈，除糞壤，疏其間，封其下，不終日而異。於是日出有清陰，

風來有清聲，依依然，欣欣然，若有情於感遇也。嗟乎！竹，植物也，于人何有哉？以其有似于賢，而人猶愛惜之、封殖之，況其真賢者乎？然則竹之于草木，猶賢之于衆庶。嗚呼！竹不能自異，惟人異之，賢不能自異，惟用賢者異之，故作《養竹記》，書于亭之壁，以貽後之居斯者，亦欲以聞于今之用賢者云。樂天

秋八月，劉氏徙竹凡百餘本，列於室之東西軒，泉之南北隅。克全其根，不傷其性，載舊土而植新地。烟翠靄靄，寒聲蕭然。適有問曰：『樹梧桐可以伐琴瑟，植楂梨可以代甘實。苟愛其堅貞，豈無松桂也？何不雜種其間也？』答曰：『君子比德于竹焉。原夫本勁節堅，不畏霜雪，剛也；綠葉萋萋，翠筠浮浮，柔也；虚心而直，無所隱蔽，忠也；不孤根以挺聳，必相依以成秀，義也；雖春陽氣旺，不與衆木爭榮，謙也；四時一貫，榮衰不殊，常也。垂蕢實以遲鳳，樂賢也；歲擢筍以成幹，進德也。及乎將用，則裂爲〔一八〕簡牘。於是寫詩書篆象之詞，留示百代。微此，則聖哲之道墜地而不聞矣，後世又何所宗欽？至若鏃而箭之，插羽而飛，可以征不庭，可以除民害。此文武之兼用也。又劃而破之，爲篋席，敷之於宗廟，可以展孝敬；截而穴之，爲箎爲簫，爲笙爲簧，吹之成虞韶，可以和神人，此禮樂之并行也。夫此數德，可以配君子。故岩夫列之於庭，不植他木，欲令獨擅其美，且無以雜之乎。竊懼來者之未諭，故書曰《劉氏植竹記》。』唐劉岩夫

左史院邇宸居之正地，直日華之東偏，俗塵不飛，人意自遠。閱邃幽闥〔一九〕，似非官曹。

有竹一叢，翠接階廳，其虛中潔外之操、陰助祛煩之能，紫微郎高公嘗賦之，固已備盡。然而歲月滋久，蔓衍浸淫，大小相依，高下茂翳。俾日光不透，陰氣常凝，暝色爲之早來，陽春爲之減煦。四序不正，一庭恒昏，蚊蟲曹飛，雀鷁自遂，披圖散帙，流覽不快。二年冬，侍軒之暇，載筆之餘，偶步庭除，病其蔽翳，因命斧斤，將治其蕪。沉吟良久，乃用申誡，且謂其徒曰：『礪爾器用，端爾瞻視，謹爾操執，慎爾區分，其有質微而葉環萃者去之，從風而不能自立者去之，大而倚者去之，聚而曲者去之，竅而不能笙簧之用者去之，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。其有群居不亂，獨立自持，振風發屋不爲之傾，大旱幹物不爲之瘁，堅可以配松柏，勁可以凌霜雪，密可以泊晴烟，疏可以漏霄月，嬋娟可玩，勁挺不回者，爾其保之。』既而芟剪成功，繁蕪交盡，去者存者，邪正乃分。不浹旬，扶疏一林，歷歷可觀，有清風澡慮之效，無蔽日朋奸之譏，檀欒風生，韻合宮徵。君子是以知竹箭之美，曰資科別之功，即其地不俟言而詳矣。或以斯爲小，可以伸之，以紀一時之妙，廣而述之。唐劉寬夫

竹之始生，一寸之萌耳，而節葉具焉。自蜩腹蛇蚶，以至於劍拔十尋者，生而有之也。今畫家乃節節而爲之，葉葉而敷之，豈復有竹乎？故畫竹必先有成竹於胸中，執筆熟視，乃見其所欲畫者，急起從之，振筆直寫，以追其所見，如兔起鶻落，少縱則逝矣。與可之教予如此，予不能然也，而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，內外不一，心手不相應，不學之過也。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，平居自視了然，而臨機忽焉喪之，豈獨竹乎？子由爲《墨竹賦》以遺與可曰：

『庖丁，解牛者也，而養生者取之。輪扁，斲輪者，而讀書者與之。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，而予以爲有道者，則非耶？』子由未嘗畫也，故得其意而已。若予者，豈徒得其意，并得其法。與可畫竹，初不自貴重，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，足相躡於其門。與可厭之，投之地而罵曰：『吾將以爲襪。』士大夫傳之，以爲笑談。及與可自洋州還，而余爲徐州，與可以書遺予曰：『近語士大夫，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，可往求之，襪材當萃於子矣。』書尾復寫一詩，其略曰：『擬將一疋鵝溪絹，掃取寒梢萬尺長。』予謂：『竹長萬尺，當用絹二百五十疋。知公倦於筆硯，願得此絹而已。』與可無以答，則曰：『吾言妄矣，世豈有萬尺竹也哉？』余因而答其詩曰：『世間亦有千尋竹，月落庭空影許長。』與可笑曰：『蘇子辯則辯矣，然二百五十匹，吾將買田而歸老焉。』因以所畫《篋簾谷偃竹》遺予曰：『此竹數尺耳，而有萬尺之勢。』篋簾谷在洋州，與可嘗^(二〇)令予作《洋州三十詠》，篋簾谷其一也。余詩云：『漢中修竹賤如蓬，斤斧何曾赦籜龍。料得清貧饒太守，渭濱千畝在胸中。』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，燒笋晚食，發函得詩，失笑噴飯滿案。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二^(二一)日，與可歿于陳州。是歲七月七日，余在湖州曝書畫，見此竹，廢卷而哭失聲。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『車過腹痛』之語，而余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，以見與可與予親厚無間如此也。東坡

濟南李文叔爲太學正，得於經衢之西，輪直于官而居之。治其南軒地，植竹砌傍，而名其堂曰有竹，榜諸棟間，又爲之記於壁。率午歸自太學，則坐堂中，掃地置筆研，呻吟策牘，爲文

章，如繭抽緒，如山蒸雲，如泉出流，如春至草木發，須臾盈卷軸。門窗几席、婢僕犬馬，目前之物有一可指，無不論說形容，強嘲而故許之，以致其欣悅，而于竹尤數數也。顧其地狹而卑，天雨榛穢，蜘蛛之織，河柳菟葵之所交橫而蒙翳，人不知其竹也。有過者，文叔必顧堂下而語之，讀壁間記，仰棟而指其榜曰：『吾固詔客矣。』客輒然而笑曰：『今夫渭川之千畝、淇園之林，與南山之參天而蔽日者，其大若杯，若盂，若桐梓之軀。其膠漆嵌岩之上，而臨百仞之淵，不特出屋檐而摩牆堵也。暮春者，春雷隱隱，萬竒奮角，如犀角，作籊解而出碧。一日百尺，彌望不可以極。于時刀斧之取材者，度徑圍而得之，大小齊一，西轉巴竿，南引江漢，浮渭而亂河，困束箴屬而下者，爲筒，爲竿，爲屋椽，捷〔三二〕菑，千丈之竿、遍國之藩籬是賴。與竅而比夫〔三三〕律呂，以悲哀娛耳者，聲音滿天地也。視其傍之人，室廬，竹也；器用，竹也；樵而薪者，竹也；以貿米鹽而出之其鄰境者，竹也。夫此人豈知竹之愛，翛然而喜，諄諄然語人而以誇之曰：『吾居有竹也哉。』文叔亦輒然而笑曰：『不然。夫物安知其貴賤之所常在？玉之美，而藍田以抵；鵠沉爲美木，而交趾以爲盤食〔三四〕；雉；白鷗錦雞，山中以醢臘，而貴人以百金致；茗以爲粥，而胡人以爲佩。夫物固有以多爲賤，而以少爲貴者。今夫王城之廣大，九塗四達，三門十二陌坊之棋置，上自王侯，至於百姓庶民，宮接而垣比，車馬之所騰，人氣之所蒸，囂塵百里，欲求尺寸之地以休逸而莫之致，而貧者置園無隙，況於其他〔三五〕哉？然則環堵不容丈而有竹如吾堂者，不知能幾人也。則予所以揭之於棟而名之，書諸壁而記之，翛然而喜，諄諄然語客以誇之，不

亦可哉？且竹之美，昔人以比德松柏，冬夏青青，君子之所獨也。以夫少猶貴之，使得見夫渭川、淇園與南山之蒼蔚者，而遊其間，雖多固不可賤也。夫多猶不可賤，又況其少哉？『客唯唯。雖然，吾聞昔王子猷好竹，嘗曰安可一日無此君，聞吳中士大夫家有好竹，欲觀之，徑往，坐竹下，嘯詠良久，主人欲留而不可，將出，主人閉戶，因盡歡而返。今文叔居有竹，文叔嫂亦當灑掃儲具，請不邀客，客將造門，坐堂上去，曰：『竹固招我。』晁補之

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，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，落月滿屋梁也；趫然如瓊田之鶴，阿閣之鸞鳳也；蕭然如馭風騎氣，飲沆瀣而遊汗漫也。予頃識之湘中，一見定交，脫帽痛飲，談詩論文，俗士或疑其異，或信其真，公叔不知也。今年四月，予來爲邑于斯，吳公叔賓贊洪府，相見說湘中事。予蓋老且病，折腰走階下，非其好也。公叔復呼酒，濯余之泥塗塵沙。夜過半，月在牖戶，荷風飄然從東湖之東度水而至，公叔與予皆大醉矣。公叔起曰：『吾有竹所，子盍爲我記之？』予曰：『奚而名也？』公叔曰：『不聞夫王子猷之問主人，徑造竹所乎？』予曰：『記之易耳。雖然，此非公叔事也，乃楊子事也。楊子將爲子猷之徑，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。』公叔大笑曰：『王茂洪不云乎？元規若來，吾便角巾還第。』楊誠齋

皮日休與杜甫竹詩皆有『綠沉』語，故後人以竹名綠沉。老杜云：『雨拋金鎖甲，苔卧綠沉槍。』皮日休云：『一架三百本，綠沉森冥冥。』《詩話》

唐李益詩云：『開簾風動竹，疑是故人來。』後人以竹爲故人，亦猶王子猷以竹爲此君。

劉禹錫以舊有《竹枝歌》，其歌陋，乃作《竹枝曲》九章，由是盛傳於貞^{〔二六〕}元、元和間。

東坡云：『《竹枝歌》本楚聲，幽怨惻怛，若有深悲者。夫傷二妃而哀屈原，思懷王而憐項羽，此亦楚人之意云。』并《詩話》

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^{〔二七〕}，甲刃縱橫，密陣而環侍。吳都賦^{〔二八〕}

翠葆隨風，金戛動日。謝朓句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桔』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作『箝』，此據徐堅《初學記》卷二八、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後集卷二四改。

〔二〕『林』，八千卷樓本作『木』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三〕『《藝苑雌黃》』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無，連下段爲一條，此據祝穆《事文類聚》後集卷二四補。

〔四〕『雌雄』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無，此據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後集卷二四補。

〔五〕『吳』，八千卷樓本作『兵』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六〕『宛』，八千卷樓本作『苑』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七〕『蒨』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作『青』，此據四庫本改。

〔八〕『苞』，八千卷樓本原無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補。

〔九〕『開』，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作『傳』。

〔一〇〕『椎』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作『推』，此據四庫本、晉戴凱之《竹譜》改。

〔一一〕『刃』，八千卷樓本作『仞』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、晉戴凱之《竹譜》改。

〔一二〕『筰』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同，汲古閣本作『簾』，當是繁簡之異。四庫本及戴凱之《竹譜》作『蘆』。

〔一三〕『謂之箴竹』，八千卷樓本作『謂之箴』，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作『謂之爲箴』，此據戴凱之《竹譜》改。

〔一四〕『施』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作『施』，此據四庫本、戴凱之《竹譜》改。

〔一五〕『宛』，八千卷樓本作『苑』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一六〕『答』，戴凱之《竹譜》同，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作『筴』，或是。漢揚雄《蜀都賦》：『其竹則龍鍾筴筴。』

〔一七〕《竹記》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同，謝維新《事類備要》別集卷五四作《竹譜》。

〔一八〕『爲』，八千卷樓本原缺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補。

〔一九〕『間』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作『間』，此據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後集卷二四劉寬夫《剡竹記》改。

〔二〇〕『嘗』，八千卷樓本、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作『常』，此據四庫本改。

〔二一〕〔二十二〕，汲古閣本同，碧琳琅館本、四庫本作『二十』。

〔二二〕『捷』，八千卷樓本、汲古閣本作『捷』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二三〕『夫』，八千卷樓本作『大』，碧琳琅館本作『于』，此據晁補之《濟北晁先生雞肋集》卷三〇《有竹堂記》改。

〔二四〕『盤食』，八千卷樓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作『磐石』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二五〕『他』，八千卷樓本作『地』，此據碧琳琅館本、汲古閣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〔二六〕『貞』，八千卷樓本原作『正』，爲宋帝名嫌字。

〔二七〕『丈夫』，八千卷樓本作『天』，此據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後集卷二四改。

〔二八〕『吳都賦』，碧琳琅館本同，誤。汲古閣本、四庫本無。此條實出杜牧《晚晴賦》，見《樊川文集》

卷一，《錦繡萬花谷》卷七即作『杜牧《晚晴賦》』。碧琳琅館本無『竹林外裏今十萬天，甲刃』句。祝穆《古今事文類聚》後集卷二四輯此條出處承上亦作『吳都賦』。

賦詠祖

五言散句

竹深留客處。

美花多映竹。

野外堂依竹。

竹日淨暉暉。

修竹不受暑。

花亞欲移竹。

愛竹遺兒書。

霜埋雪竹根。

種竹交加〔二〕翠。

竹光團野色。

叢篁低地碧。

竹送清溪月。

竹高鳴翡翠。

竹細野池幽。

秋竹映疏花。

并杜

竹影金瑣碎。

院竹翻夏簾。

并韓

窗竹夜鳴秋。

竹影掃秋月。

并樂天

嫩簾筠粉暗。